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之二十九

真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同卷

真六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
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
玄禽解陰陽虵蠃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
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一厥初邃古
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
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
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塔金折拱則
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

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
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
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
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
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真十

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
覷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
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
之脆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
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

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
近人值正化之虫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
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
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
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效
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
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
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

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

真十

二

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

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
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躃之孔子云喪親
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
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
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
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
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
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
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
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

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
衰老於禮唯應緣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
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
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
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多

真十

三

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
君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
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
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
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
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
辨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

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
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
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
徒以翁有歛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
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

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
曲宴密集管絃嘈獻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
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
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
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

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
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
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
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
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

真十

四

於外寇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
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
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
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
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

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
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
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
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
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
崖之裏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
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
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
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
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

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
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
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
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

真十

五

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
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
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
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
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

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
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
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
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
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醜女聞於自
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
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
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
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
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

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
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
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
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
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
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
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八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
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
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

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
便當崩騰競逐彼闡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
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已者
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
子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
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
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
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

泥割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傷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英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

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
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
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
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
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

真十

七

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
袒體踞見賓客旣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
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
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
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
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
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
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較身
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
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
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
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

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
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
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
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
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
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
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

真十

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
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
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
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遠也
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

託而凡品以无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
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
爲盡无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
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
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甚矣庸猥之徒器小
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无
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効彈紕終
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
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
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

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於一蟻
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
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
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
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

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
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
者矣或有潦倒䟽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
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
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

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搏
菹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
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
堪起爲寇賊豐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
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
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
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
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
蹇厠騏駘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
顛躓不以駑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

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
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
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
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

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
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䟽賤而可距
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
竈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不求故能
取威定功成天_真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
炊并瑕弃璧披毛索₊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